



解放后平坝县第一任
县委书记——李一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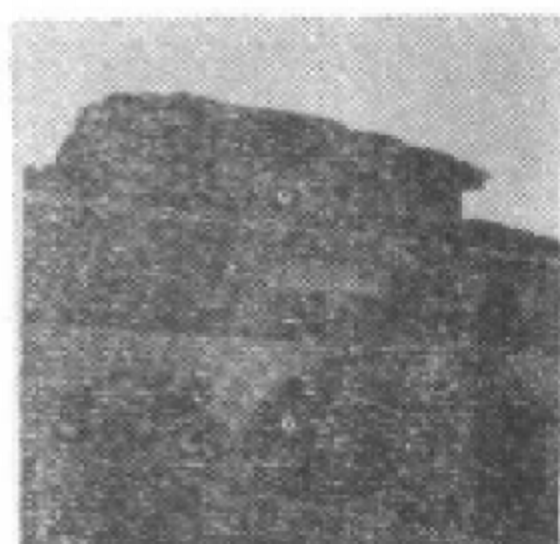
解放后平坝县第一
任县长——安余轩



解放初期平坝县人民政府大门



建于一九三〇年的纪公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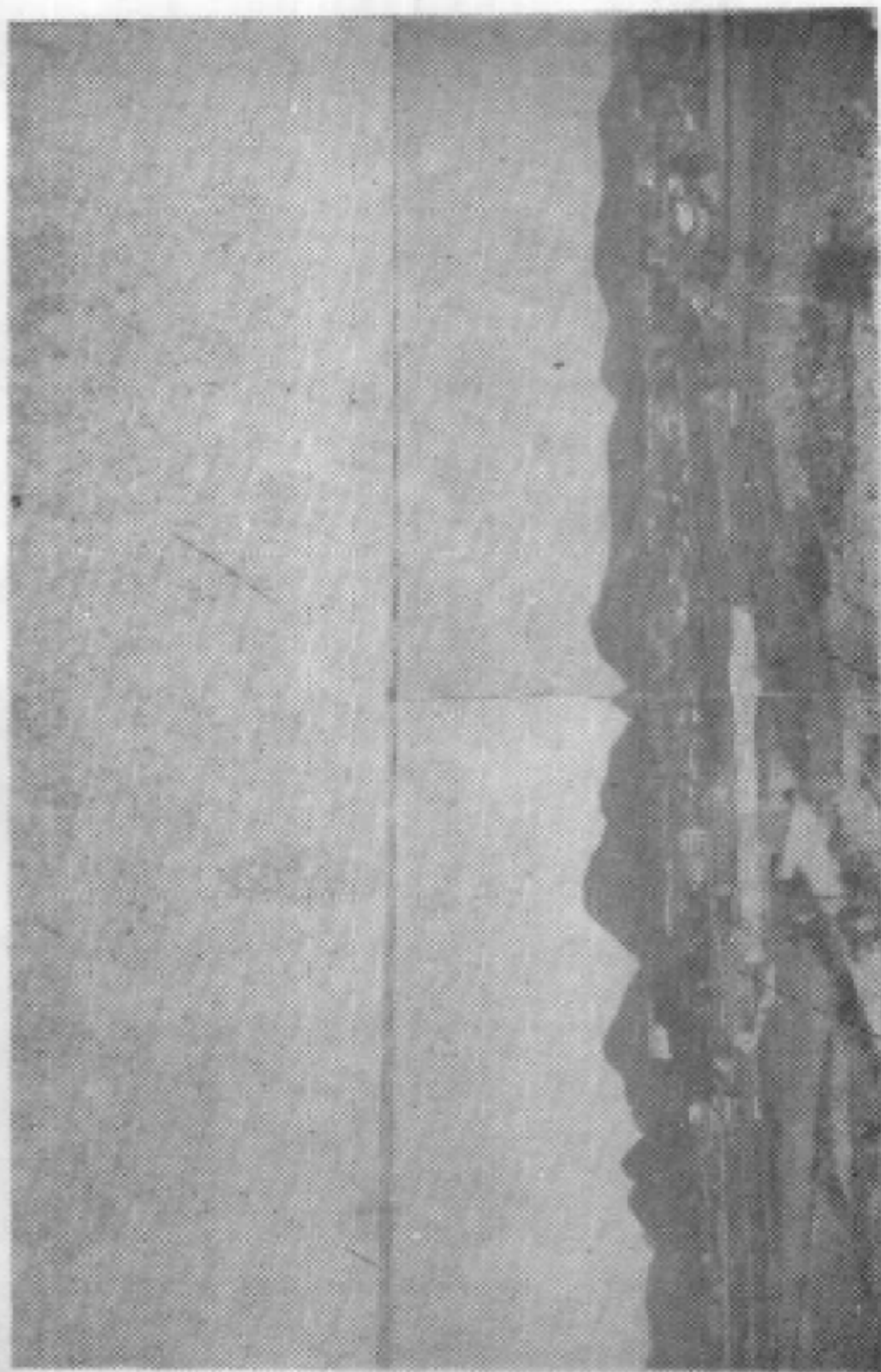


建于清光绪六年水星阁（又名钟鼓楼）



建于明末清初的乐平文昌阁

景全城城垣平



目 录

前 言

- 平坝县人民政府首次布告原文……………文史办集(1)
- 烈士英名 万古流芳
- 回忆修建平坝县烈士陵园……………余明祥(3)
- 思铭勋 忆当年……………王 沛(8)
- 进军贵州 转战平坝文教战线……………胡景山(16)
- 支援平坝记实……………黄存佑(19)
- “三·八”暴乱 县府战斗……………谢昌发(22)
- 威武不屈的苗族人民
- 威清坝苗族人民在剿匪斗争中……………杨启政(25)
- 齐伯乡工作片断回忆……………孙文光(31)
- 严惩伪装投诚的匪首谭学渊……………王 森(33)
- 回忆率部投诚经过……………穆 崧(36)
- 解放前平坝部份工商业概况……………孙树昌(39)
- 平坝卫生事业今昔一瞥……………田平一(46)
- 乾溪模范农场始末……………袁俊仪(49)
- 平坝回族来源和清真寺的修建……………马崇武(53)
- 一副对联的讲解……………张汝弼(56)
- 平坝县名及人称的由来……………陈建明整理(59)
- 平坝古代八景简介……………文史办集(63)
- 名胜天台山……………张家楨、陈忠兴、李业成、杨庆和、冯国辉(68)

平坝县人民政府首次布告原文

平坝县人民政府布告

自黔西南解放后，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对蒋匪残余及土匪即采取政治争取及军事剿灭的方针，以期肃清匪特维持治安、恢复发展生产，建立革命秩序。但由于蒋匪惨败之后，犹作垂死挣扎，派遣特务分子，组织土匪制造谣言，抢劫财物，破坏生产建设，扰乱社会秩序，违背各阶层人民利益。本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稳定社会秩序计，特提数点，望各阶层人民切实执行：

一、凡我各界人民代表及我人民政府之工作人员、教师、在乡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各阶层人民，应结合春节娱乐广泛的展开政治攻势，组织宣传队，利用各种场合（会议赶场）采取不同方式（口头、标语、漫画、化装）大力宣传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规。

二、本县已组织剿匪委员会，统一剿匪工作，区、乡迅速建立联防委员会，各保组织枪班并设情报员，密切与驻军及邻乡联系配合行动。有功者奖，知匪不报坐视匪徒祸害人民者按情节轻重，以纵匪论处。

三、号召全县人民不分穷富，凡属不通匪，不藏匪，不助匪，不庇匪者，一律加以保护，切勿自相惊扰，如有通匪藏匪助匪庇匪属实者，一律依法严办。

四、协助政府捉拿匪首，或密送情报，因而获胜者，分别奖励。因剿匪而遭杀害者，适当予以医治抚恤救济。

五、各乡公私枪支，应迅速向乡以上政府登记、烙印，发给枪照作剿匪之用。凡蒋匪残余及土匪藏匿各地之武器弹药，人民能查出及自报送交政府者，分别奖赏。如藏匿不报者，依法论处。

六、对土匪处理办法如左：

甲、目前一般土匪多系受反动分子谣言煽惑，因此，本府仍本争取改造精神，只要悔悟改过放下武器，自动向人民政府自首者，一律从宽处理。

乙、对继续祸害人民，罪大恶极，屡经争取不改者，则坚决消灭之。并严惩其首恶分子决不姑宽，如能率众来归，放下武器，则准予将功折罪，或从宽处理。

丙、因私人仇怨而投匪者，归案之后，可劝告对方适当和解，不准报复。

丁、凡携带武器或出击匪首，自动来归或密送情报，因而予匪以打击者，当按功绩大小分别奖励。

上述各条，仰我全县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父戒其子，兄戒其弟，妻劝其夫，军民一致同力合作，迅速达到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之目的。特此布告週知。

此布

县长 安余轩

公元一九五〇年二月 日

（此材料抄于县政府档案永久5号27页）

文史办集

烈士英名 万古流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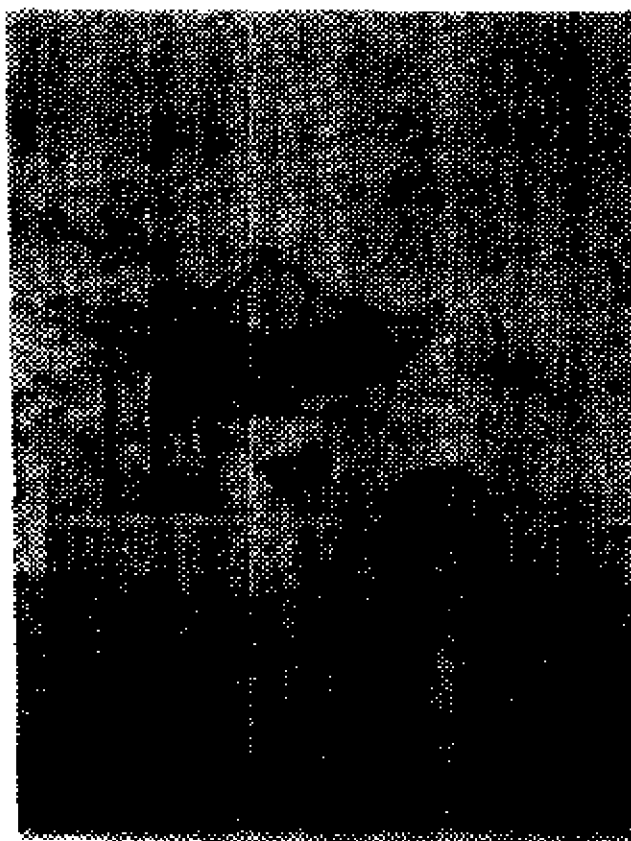
——回忆修建平坝县烈士陵园

余明祥

平坝解放初期，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捍卫平坝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永远活在平坝人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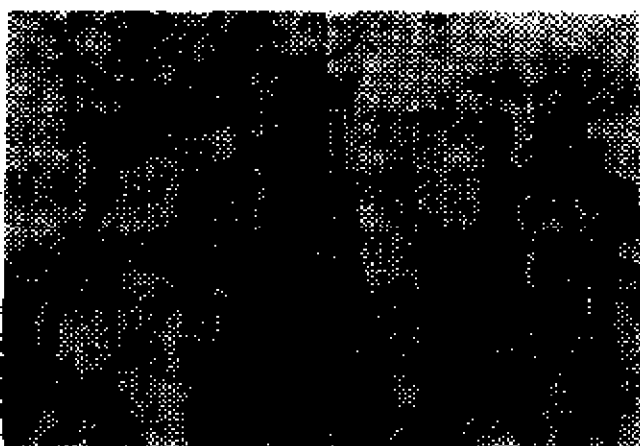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平坝山城获得了解放。随着新的人民政权——平坝县人民政府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喜悦地迈步跨入了新的社会，开始进行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一九五〇年春，平坝刚解放不久，社会秩序还未好转和巩固，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走狗曹绍华、潘益斋、黄德才、罗华斌等匪首秉承其主子蒋、谷（谷正伦）的旨意，串连勾结土匪三千余人趁机暴动，围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三月



平坝县烈士陵园正门

上、中旬，土匪先后对县城、城关、十字、马场、齐伯、金银、羊昌等地大肆骚扰，到处烧杀掳掠、残害翻身的人民，一时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为了狠狠打击残匪的猖狂进攻，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紧密配合下，我县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发挥了人民武装的强大威力，克敌制胜，所向披靡。经过短时期的围歼和对残匪的清剿，打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的进攻，摧毁了土匪的老窝巢穴，用革命的武装消灭了反革命的武装，使全县十余万人民彻底得到解放。



革命烈士纪念塔

在这一伟大的反封建、剿匪斗争中，曾有近百名革命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这些革命先烈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先烈功绩，比天高，比海深。为了缅怀诸先烈的丰功伟绩，平坝县党政军民于一九五一年着手筹备修建烈士陵园，以资纪念。当时，推选了包括有党、政、军、烈属、军属和工、农、商、学等，各界代表共十五人参加，正式建立了县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安排我和胡景山具体负责组织陵园的修建工作。由胡景山负责设计，我负责组织修建。经委员会研究，确定选择县城东门文化馆内（旧民教馆、纪公塔旁）的丛林花圃中为陵园地址。具体规划是：在塔侧修建烈士陵园门墙一道，衔接起街面的旧花围墙，正门头上正中塑一枚大红五角星，下书

“烈士陵园”四字。进门数步于园圃中建十级石梯而上的烈士亭，亭为六角形，绿筒瓦，红栋梁，顶棚上绘一个红五角星，正面书“烈士亭”三个大字；亭四周设有回廊似的木椅，内摆石圆桌一张和四个石圆凳，可供凭吊者憩息。由烈士亭向左面数十米的岩石上修建“烈士塔”一座，塔基为三道呈半圆形的石台阶，塔脚上镶砌面为六方的小石壁，再上是一圆形矮石座，最后竖立一高约十米的三角形塔身，正面向东镌刻“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左面镌刻“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右面镌刻“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塔前右下方的小石壁上刻有“平坝县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润轩，副主任委员杨成先、张子元，委员崔汉三、苏亚峰、刘迪光、魏士斌、姚继德、胡学煌、刘志富、张霖、彭宪章、杨江民、陈刘氏、余明学”等字。再由烈士塔向右约十七、八米处，在旧城头堡的遗址上垒砌修理了“烈士碑楼”一座，内立一块高四尺、宽三尺余，两面磨光的青石碑。碑身前上方正中刻有一颗红五星，其下镌刻碑文，碑文系洪希颐、王荣基等同志撰稿，经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审查，核定由张汝弼缮书，石工周师傅雕刻。其碑文曰：

烈 士 陵 园 纪 念 碑 文

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伟大的革命战士贡献了全部生命为革命事业和保卫全体人民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一九五〇年春蒋谷匪帮于溃败前阴谋布置地主阶级当权派及其特务爪牙趁我解放不久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巩固之际组织反动土匪武装乘机暴动攻城夺地残杀我革命人员及农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政府及人民军队为建立与巩固社会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党政军民协力同心下彻底肃清残匪打垮地主的封建统治树立并巩固

了人民民主专政使广大群众彻底得到解放在这一伟大的反封建斗争中诸烈士为人类之解放为革命之大业奋不顾身英勇不屈光荣牺牲烈士之精神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之崇高品质发扬了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烈士之死重如泰山留名千古矣

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领导下于一九五一年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中亦已取得辉煌的胜利今后将以千百倍的努力承诸烈士之革命遗志继续完成各项革命建设为追怀诸烈士之功绩特修陵园立碑铭以为纪念诸烈士之英灵永垂不朽云

公元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 公立

青石碑后面上方镌刻有“为国捐躯”四个大字，其下铭刻诸烈士的姓名。

烈 士 姓 名

李建华	许荣贵	刘继功	艾俊西	戴国彬	易运昌	赵国先
陈一荣	韩纪书	韦必强	王凤武	刘宪武	王咸义	张一志
周明芝	开连昌	罗树先	王沛贤	王梦秋	王晋声	吴光辉
郑培果	杨文正	肖家恒	刘汉祥	刘汉翼	刘一彰	常怀金
宗景礼	潘国祥	王复云	陈日全	席国华	陈一辉	朱家南
韦璧琼	靳一炎	杨雨时	夏言科	李宗德	冯业根	冯德胜
刘思仁	高全国	鲁全银	潘金庆	张玉修	官一斌	汪礼春
冯正华	熊炳尉	刘美兰	张士庆	王正平	陈德玉	艾华栋
张盛文	晏培生	黄庭芳	孙尔山	肖永明	樊吉民	杨禄生
周银先	张木哥	张玉祥	罗顺昌	牟思生	龚敬礼	张全余
张芝田	周凌霄	陈更生	吴兴强	毛屏卿	陈延儒	王治
何辑臣	韩勇明	虞发林	周光佑	肖绍学	刘士伦	汪国书

沈光武 田 荣 史国民 陈少华 胡应清 左运林 张绍奎
徐树云 肖维福 肖山黄 杨长生 张 芳 雷步云

平坝县全体人民 公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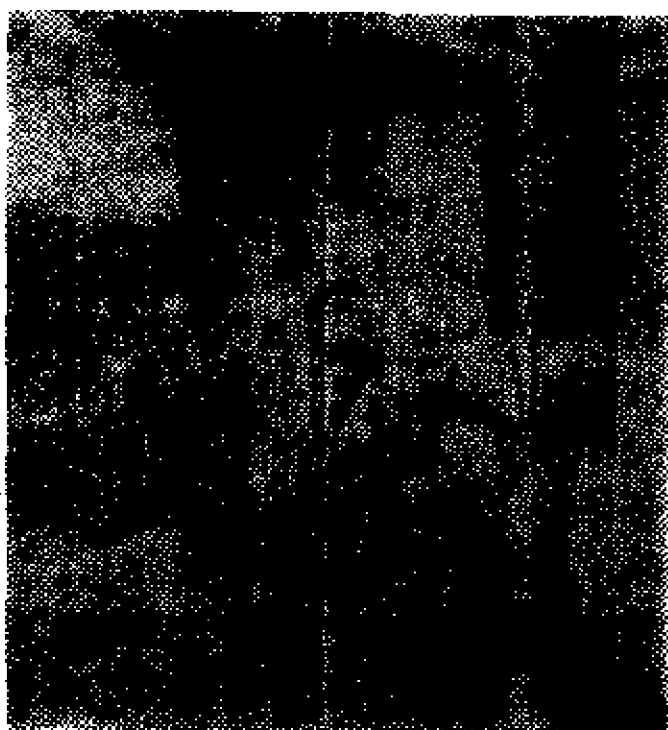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 日

当时烈士碑上所刻载的烈士姓名，均由各区公所调查、审核，上报县民政科备案，经查实共九十七名。

烈士陵园占地约一亩多，烈士亭、纪念塔、碑楼分布在呈一弓形的岩石上，从进门起就使人步步向上，当上到数十米高的岩顶时，碑楼巍然耸立，令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回首一瞥，整个陵园的亭楼、台座、花园、纪念塔等布局严谨而小巧玲珑，具有古代庭园传统风格和现代革命的色彩。

平坝县烈士陵园的整个工程，经过半年多的施工，于一九五二年七月竣工，党政军民召开了隆重肃穆的落成典礼。烈士陵园的建成，使人民缅怀先驱、追悼先烈有之寄处，使英烈九泉之下亦可宽慰，使后续百代纪念有之场所。

为平坝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功勋伟绩，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烈士碑楼

思 铭 勋 忆 当 年

王 沛

孙铭勋同志是贵州省平坝县槎头堡人，生于一九〇四年，曾在平坝县城高等小学读书，考入贵阳男师，毕业后，思想进步，向往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奔赴南京入晓庄师范。晓庄是陶行知先生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创办，一九二八年即有我地下党团支部开展工作。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六月中旬铭勋同志被捕，后经陶行知、黄齐生先生及张治中（文白）将军营救，才得以开释。孙为了革命四处奔波，曾在广西、甘肃等地工作，一九三五年在广西入党，后到上海，由于同住的同志被捕，孙和邹惠珍同志（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入党）即离开上海到西安。三六年西安事变，第四天红军入城，孙找着土地部长王观澜同志后，就正式宣誓入党，并安排工作，这时邹被安排去做东北军的家属工作。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孙就到武汉重庆等地，他的联系人是王洞若、董必武、徐冰等。孙根据党的指示，有关系的共产党人可以回到白区家乡工作，经南方局刘光请示王若飞同志，决定派张立、田伯萍组织带领原贵州地下党员张光昭、宋至平、孙铭勋等30余人回到贵州。因此，孙邹夫妇带着孩子，于一九四四年春回到平坝，他和邹转地不转党，他的上级是徐冰同志。这时南方局派田伯萍同志来贵州开展工作。田伯萍同志曾到平坝和孙、邹商议策略和具体步骤，因此根据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发动群众，组织青年准备就地抗战，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孙得到老教育家孙启孟

的推荐，担任了平坝中学的校长以作掩护，因而在平坝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扎下了革命的根。

他播下革命的火种

铭勋同志一到平坝就来看望我的父亲三执中，师生相见百感交集。当年孙离开贵州时，父亲是积极赞助者，十多年的变化太大了，父亲谈到了潭志庸老师（孙在贵阳男师的同学、乐群中学的进步老师）的死，他感慨地念了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父亲默默地点头。孙概谈了外面的形势，父亲向他诉说国民党的腐败，引用了“苛政猛于虎”的话，感叹之余念诗一首相赠：“行年四十又八春，一事无成愧此生，堪称逢人遭白眼，垂青唯有一铭勋。”

至此以后，他经常来看望父亲，从我的失学谈起。他愤愤不平地说：“教书先生的孩子得不到读书，种谷子的农民没有饭吃，做工的没有衣穿，这叫什么社会”？父亲接着念一首古诗回答：“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沾巾，身穿罗衣者，不是养蚕人”。这时孙笑起来说道：“正是正是……”这些谈话，对我教育很大。他还给我讲到敌后抗日斗争的情况，外地学生工人运动正在各地展开，他又说：“人，要把窗口打开，呼吸点新鲜空气，走出大门看看世界”。“要多看书报，才能懂得道理”。“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都要动动脑筋想一想”。“青年要长进，只有多交换意见，广交朋友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在他的教育下，我在民教馆以管理图书为掩护，购买了一些进步书刊组织一些青年阅读，编写墙报，进而组织读书会。于是“朝气社”就在一九四四年的三月成立了，并且集资办起了《朝气半月刊》。参加的人员有：梅德志、李学明、余明祥、石光英、高兴荣、张如莲、郭培仁等二十多人。通过办《朝气半月刊》、《明民壁报》政治时事专栏

等形式进行过革命形势和社会教育，在社会青年和学生中进行过抗日宣传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同时，我们积极开展借阅书报业务，把阅览室的门开大一些，时间延长一点，使群众满意。在满意的群众中找适当的对象交朋友，在民众茶社里和民众小学学生家长中开展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把墙报办好。用短小通俗的话把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和内容介绍给群众，把时事编写成通俗讲话，使读者认清形势，懂得时局，驳斥了反动党团把共产主义诬蔑为洪水猛兽的谬论。在“五四”特刊的壁报上，我们又发表了《中国青年往何处去》？吸引了广大青年。

事实上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斗争是尖锐而复杂的。铭勋同志叫我时刻提高警惕。我就把社会科学中哲学和一些重要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持久战》等。另找地方存放，看对象借阅，并着手进行一些应付紧急情况的工作，不出所料，反动党、团到民教馆搜走了两百多本进步书籍和所有《新华日报》、《民主周刊》、《民主妇女》等。并告诉馆长对我们要严加控制，加强管教。以后魔爪伸得更长，对铭勋同志亲自领导的“朝气社”，采取恶劣手段，动用反动武装进行镇压。黄启彬带着警察，深夜在大十字搜查我，随即王承敬又带警察抄了我的家，将未送完的半月刊和稿件全部带走，还有部份书刊（半公开的鲁迅全集部份）。拘捕了我和梅德志，追捕李学明、石光英等同志。对我搞了一天拷问，得不到什么结果和证据，只好将我放回，随即宣布解散“朝气社”，通知民教馆将我们解雇，不准再录用。过通这一事件，使社员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反动派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反对独裁，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一事件发生后，反动

派遣到了地方舆论的谴责，我们得到各方人士的同情，最后，我们用《明民壁报》的名称，在大十字出了一版墙报，内容是：“中国人民是征服不了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投降的，只有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要求进步，反对倒退”壁报上还画了一只螃蟹，题上几个大字——看你横行到几时。以表示我们对反动党团倒行逆施的愤怒和抗议。

“朝气社”被解散了，孙铭勋同志随即告诉我：“解散后要采取分散活动”。虽然白色恐怖使我们一时解散，但革命的思想已深入每个社员群众心中，我们相信：“石在，火种就不会灭”。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为解放中国人民而进行斗争。

风云突变 铭勋出走

“朝气社”建立以后，铭勋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朝气社”发展为党的外围组织，把党的指示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及民主运动等，迅速而稳妥的通过我们的骨干积极分子传播出去，以扩大党在平坝的政治影响，突出党的威力。因此建立了平坝第一个联络点，只有他和我知道。他教我用拉丁新文字写信和重庆民生路徐若冰同志（即他的上级徐冰同志）联系，联络点的地址是：“贵州省平坝县梓潼角三海和尚转李正千收。”把线接通以后，收到了《新华增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窃国大盗袁世凯》、《驳蒋介石》、《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七大文献》、《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有的是单行本，有的只印一面（供张贴用），有的油印战况，有的油印是指示摘抄。通过这些文件，对平坝青年运动起到了推动和鼓舞作用，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扩大了党的影响，使平坝山城的革命活动日益活跃，使苦难中的人民，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洪亮的呼唤。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阴云密布，这时我正在铭勋同志的身边工作，由于地方上一股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付景文前来接替铭勋同志的校长职务。事起仓卒，所请来的老师又遭到扣押和撤换，他面对这一事件，胸有成竹，沉着应战，首先在我家暂避，叫我做好请来老师的保卫和疏通工作，随即打听交通情况。后听说已在调动武装。留我处不妥。随即又转移到刘家璜老师处，我托邮局成方鼎同志已有消息传来，叫速上邮车，即时启程赶贵阳，到贵阳后转赴重庆。临走前孙对我亲自交代：“梓潼角联络点撤销，走后，工作由惠珍同志和你负责，邹和你与我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说，信和重要文件，采取转点交江西巷谭兆惠处。另外的文件等，根据你和邮局成方鼎、严运昌的交往，由邮局存交，和成讲清楚，叫他一定先查看给予收拾，名字是邮局留交余言善，易愿婵，禹言善”等。事实是历史的见证，成方鼎、严运昌同志确实起到了一般人很难起到的革命作用。线没有断，光明继续照亮着平坝。

育才给我的启迪

一九四六年元月我结婚时，铭勋同志用“拓林”的笔名，为我结婚题了词：“人类要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客观规律，任何人也是阻挡不了的。对于我们来说，有时也要‘作茧自缚’的，但我们必须象蚕子一样，有咬破蚕壳的勇气，才能有所发展。根据来信‘作茧自缚’一语，特引伸此意以作纪念。不卜以为然否”。我和张文淑同志共同学习了这一题词，得出的结论是——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生活的新起点和继续革命工作的新起点。七月又接铭勋同志信“货已买好，请速到重庆取货”。当时邹惠珍同志笑着说：“放心去吧！这里的火候由我来掌握”。到重庆，心情十分悲痛，因为李公朴，闻一

多先生先后在昆明遭到特务的杀害，而陶行知校长又在上海忧愤逝世，悲愤之余，我给陶行知先生送了一付挽联：

曾读《古庙敲钟》，尤在髫龄已生仰止

愿随遗风起午，未能私淑亦入门墙

我住在管家巷28号，在生活教育社落户管理图书，在育才整理图书，在社会大学文学系读书。“管二八”（管家巷28号）被人们称为“小延安”，实际上是共产党南方局青年组的一个联络点，社会大学，在当时便享有“人才的摇篮，民主的堡垒”这一盛誉。校长陶行知先生死后，由史良同志担任校长，吴老（吴玉章同志）给我们讲近代革命史，邓初民同志给我们讲时事，其他教授有何其芳、艾芜、张有渔、刘伯羽、聂绀弩、孟超、丁易、沈起予、林辰、力扬、孙铭勋等党内外有名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献身于育才、社会大学的青少年，献身于党的革命教育事业。这段时间我都在孙铭勋同志身边工作，并投入党领导的反美抗暴及其他等民主运动。同时铭勋同志又把我交给张昶东，叫他把文件报刊交给我分寄贵州各地。张系育才社会组输送到新华日报工作的。在投寄书刊时，张说：“最好不要写真实名字，以免影响收件人的安全。寄学校，写图书馆阅览室，写班级学生会等都可以。”这些报刊的寄出，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对贵州的学运、工运以及农村的武装斗争，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孙铭勋还经常教我写东西，当时我在大公报发表了《是谁摧残青年》来驳斥重庆《和平日报》的谬论。我还为少年儿童写了《政治家的故事》、《革命家的故事》，对《黑母鸡》、《白鸽和乌鸦》的评介及《向枯木儿及其伙伴学习》等文章。记得在写作中我看了孙铭勋写的《暴君的故事》后说：“孙妈妈（育才学生称孙铭勋为孙妈妈），为什么不把蒋介石写进去”！？他说：“那不用写了，他不是暴君，他是集暴君之大成”。于是满屋子都笑起来了。